

推磨的回忆

文/陈建素

回了一次老家,厨房一角静静地立着一架石磨。看着布满灰尘的石磨,顿时让我回想起儿时石磨相伴的时光。

“轰隆隆——”如闷雷声声,从厨房传来,惊醒了尚在睡梦里的我。父母又以石磨的轰隆隆之声,拂开乡下朦胧的清晨……我是听着石磨的“轰隆隆”之声长大的。我家石磨体型大,因而显得笨重。瘦弱力小的母亲,负责将需要碾磨的食品“喂”磨眼;推磨则交给健壮有力的父亲。夫唱妇随式的传统农家画面,常在石磨边上演。“轰隆隆”的声响,笃定而深沉,寄托着父母对生活的信念与深情。伴随磨把摇晃时发出的吱嘎声,组成一部浑厚的交响乐,很民间,也很生活。对于儿时的我,这不啻接受音乐熏陶;后来,我一直欣赏此般来自民间、源于生活的原生态音乐,也是乡愁的慰藉吧。

那架石磨,一年里很多时候都端坐着,庄严而静默。其实,它是在养精蓄锐,时刻准备着,被主人带着,一道开始一场时光里的负重之旅。它发出的阵阵经久不息的“轰隆隆”之声,是对农家人辛苦劳作的鞭策,亦是一支农业文化的颂歌。上下磨盘结合的缝隙处,流溢出的白花面的面粉、黄澄澄的玉米浆,是献给农家人粗粝日子里的一份精致的礼物;抑或是写给乡村的一封信唯美的情书——之于儿时的我,亦是美育启迪。

记得10岁那年,一次见父亲推石磨,我很是好奇,便请求道:“爸,您休息下,我来试试……”“好……”父亲呵呵一笑,就在旁边抽起烟来。我学着电视功夫片里那些江湖武侠的样子,先煞有介事地深呼吸作气运丹田状,再吐口唾沫在手掌上,然后一把握住磨把,暗暗嗨了一声,就推起磨来……哇,确实好沉!我逞一时之勇,将磨盘推动了好几转。可推着推着,只觉那磨盘越来越沉,像一座山。

我开始气喘如牛,汗流浃背;每推一下磨盘,就得拼出吃奶的劲儿。“不行了吧,还是爸来吧……”父亲又是呵呵一笑。我早等父亲这句话了,遂“借坡下驴”;浑身散了架般,半摊在一旁的竹椅上,心咚咚狂跳着。稍稍歇息下来后,我静静看着继续推磨的父亲——不紧不慢,一下一下,轻重有致地推动着磨盘,显出一个成年男人的稳重与力量。我自愧不如,再默默盯着那石磨,它似乎一边向我投来严肃的目光、关切的目光,一边用“轰隆隆”的语音教诲着我:人生如一场推磨,需要培养足够的耐心、信心与恒心,方能有所建树。

夕阳西下的黄昏,从地里收工回来的父母,又在石磨边投入另一场劳动。石磨“轰隆隆”地响着,一转又一转,磨着玉米也磨着橙黄色的旧时光;一转又一转,一如农家人周而复始的日子;一转又一转,磨碎了谷物也磨碎了父母的青春年华;一转又一转,磨出晶莹闪亮的米浆,也磨出老屋生活里的幸福与吉祥……此情此景,至今仍时时浮现眼前。



昨日重现

绽放在旧时光里的陀螺

文/项伟

陀螺,也称陀罗,北方一些地方叫做“冰尜”或“打老牛”。在南方,还有一个很形象的叫法,称为“打不死”,即越打越活,是谓“不死”。这种外表呈倒圆锥体,靠系在棍棒上的绳子不断抽打,以保持直立旋转、走动的小玩具,给70、80后们的儿时,增添了无穷的乐趣,并珍藏在记忆里。

陀螺看似简单,制作却不易,除了动手能力,还要用到几样木工器具,比如锯子、斧头、刨子等。先找一根酒瓶粗细的圆木,用锯子锯下一段来,约6~7厘米高即可。然后用记号笔在圆木段的中间描上一圈,接着就是关键的一步:用斧头向内斜斫,将圆木中间以下的部分砍成标准的圆锥体,这点很考验制作者的手眼法和对力度的把握——如果锥体部分斫得不标准、规整,陀螺的重心就会失调,旋转时,容易歪歪斜斜,难以保持平衡。

接着,就是给陀螺做“鞋”了。陀螺主要靠锥体的顶端接触地面,高速旋转时,顶端部分易磨损,所以需要给它镶嵌一颗钢珠,这样既耐磨耐用,又能加快陀螺旋转的速度。此环节相对简单,但需要耐心:先用凿子在锥顶掏出一个比钢珠略小的坑洞,将备好的钢珠敲进坑洞,使钢珠镶嵌在锥顶,切记钢珠要露一小半在外面。当然,找不到钢珠的话,也有低配版的解决“方案”——不用挖洞,直接在锥顶正中的位置敲上一枚铁钉或图钉即可——省时省力,效果也不错。

最后就是陀螺的收尾工作。用木刨对陀螺的圆柱、圆锥等部位进行修正、抛光;细致一点的话,会在圆柱中间位置凿出一圈浅浅的“腰带坑”,方便固定缠绕在其上的陀螺绳。更讲究一些的,会在圆柱顶端的平面上画出一些花样:比如先在边缘的位置,用红笔画一大圈,在中间位置,画一小圈,最后,在小圈里绘一个五角星,陀螺旋转时,红圈里的五角星就像绽放开来的花朵儿,漂亮极了!

陀螺到手后,剩下的就是尽情地抽打了。准备一根趁手的细木棒,顶端系一根绳子,以棉麻编的布带绳为佳,抽打前最好先泡水,这样抽起陀螺来,更顺手,更有劲道。发动、抽打

陀螺的方法固然简单,但要使陀螺旋转得平稳且持久,却也需要一番练习的:先将棉绳一圈一圈地紧紧地缠绕在陀螺的“腰部”位置,人半蹲在地,左手悬空(离地数厘米)夹着陀螺,大拇指摁在陀螺的平顶上,以固定陀螺,并保持水平,此时右手迅速向外平甩木棍,左手适时松开,陀螺就能凭借绳子拖拉带来的摩擦力,落地并旋转起来,拖拉的越有力,陀螺的初始转速就越快。

陀螺的玩法有很多,我们小时候常玩的有几种。第一种最直接,比的是持久:就是多人同时发动、抽打陀螺,使陀螺在地上平稳且持久地旋转、走动,先倒地者为输;第二种玩法,比的是走速:找一块长且平整的空地,画出起跑线,和终点线,间距一般为十几米。待一声令下,小伙伴们于起始线处,一起发动陀螺,往终点处驱赶,先到者为胜。当然了,陀螺在中途先倒地“牺牲”者,也算输。

还有一种玩法,最刺激、粗暴,我们称之为“陀螺角斗”:先准备一个低开口且宽大的硬纸盒(类似迷你版的“擂台”),放在地上。离纸盒三、四米处,画一条横线,当作起点。此游戏适合双人玩,赛前以“石头剪刀布”定出场顺序,两人都退至线后,先后发动陀螺,将陀螺打入纸盒。此处颇为考验赛者的抽打技巧,也是看点之一,因为需要将高速转动的陀螺凌空抽提起来,使之平稳落在纸盒里,还能保持旋转的状态,实属不易。紧接着,就是“尖峰”时刻:两个小陀螺在纸盒内有限的空间里旋转、游走、碰撞,你来我往,像是“斗士”在生死相搏。最终,先倒地者,或被撞出纸盒者为输。还有一种情况,会输得比较没“面子”,即一方没能将陀螺打入盒中,或者掉入盒中即倒地“身亡”,那也只能拱手认输了。

时间像高速旋转的陀螺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现在的孩子,可能很少会去动手做一件心仪的玩具了,也就很难体会那种简单的快乐。而在我心里,那些曾经心爱的陀螺,似乎从未远去,它们旋转着,绽放着,像是岁月深处依次盛开的花朵,温暖了生命,温柔了春秋。